



THE SELECTIONS OF
NEW
CONCEPT

光
阴
回
廊

新 概 念

16 年

纪 念 文 集
作 品 范 本

随书赠送精美书签



editor 主编 **方达**

New Concept

Guang Yin Hui Lang

盛开·新概念16年·纪念文集·作品范本 | 光 / 阴 / 回 / 廊 |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教育出版社

THE SELECTIONS OF
NEW
CONCEPT

纪
念
文
集

作
品
范
本

新 概 念

16 年



editor
主编 **方达**

光
阴
回
廊

New Concept

Guang Yin Hui Lang

盛开·新概念16年·纪念文集·作品范本 | 光 / 阴 / 回 / 廊 |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开·新概念16年·纪念文集·作品范本 / 方达主编. —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564-0722-4

I. ①盛… II. ①方…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8282号

出版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邮政编码 430015 电 话 027-83619605
地 址 武汉市青年路277号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48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4-0722-4
定 价 29.80元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徐岳林

男，笔名江城。1993年11月出生于南京，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
广告创意项目负责人，纪实摄影及独立纪录片爱好者、
抱着吉他写歌填词的被文艺青年。

已在《浙江日报》《都市快报》《新黄金时代》等报刊杂志
发表散文、小说、诗歌、摄影、新闻通讯、文案等作品近百篇，
多项创意活动受省级媒体报道。
第十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林丽茹

女，笔名繁浅。1994年8月出生的狮子女，山东枣庄人，就读于曲阜师范大学。
喜欢虐恋情深的故事，认为没有波折的感情不足以语一生。

写作以细腻的小说、散文见长，对细节描述充满热爱。
文章散见于《南风》《花溪》《星薇》《超魔幻》《粉言情》《青春美文》等杂志。
第十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蒋奔

男，笔名挽歌。1997年7月生于浙江湖州安吉县，巨蟹座。
性情温顺，擅长严肃文学类小说以及叙事散文创作，作品见于《青春风》等刊物。
第十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白婷婷

女，笔名八重羽。出生于陕西宜君，就读于陕西铜川市第五中学。
第十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琚峰

男，笔名不长羽毛。1996年6月出生于安徽省宁国市。
第十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林浩文

男，1995年生。浙江乐清人，现就读于上海工商外国语学院新闻专业。
固执于写作是唯一拥有创造另一个世界的魔力。
作品散见于《中国校园文学》等刊物。
第十五、十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作者介绍

盛开 / 新概念16年
/ 纪念文集 /

潘云贵

90后新锐作家，西南大学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出生于福建长乐，非典型射手男。

走路常撞树，爱吃汉堡包和麦丽素，时常无聊，用写作打发时间，无不良嗜好，睡眠觉除外，内心善良，无比热爱世界。

出版有《我们的青春长着风的样子》《飞鸟向左，扬花向右》《天真皮肤的同类》等书。第十五、十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胡子尧

男，1996年1月出生于武汉，就读于武汉市关山中学。

爱好文学，曾在《萌芽·下半月》发表文章。

喜欢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与村上春树。平时喜欢宅在家看电影，对斯皮尔伯格、马丁·斯科塞斯与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情有独钟。

第十五、十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张慧草

女，笔名蝶吟。1995年2月生于山东烟台。

第十五、十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易建洲

四川巴中人，就读于巴中市巴中中学。

爱好很多，坚持很少；梦想很多，实现很少。喜欢凯鲁亚克，却从未在路上过。

勤于阅读，疏于写作，随性涂鸦几文，以为纪念。

认为午休、散步、发呆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事，希望这世界能像睡眠一样安详和平。

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荣嘉奇

笔名苏洛依。1992年冬天生于河北省隆化县，水瓶座姑娘。

从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写作者，而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希望自己的故事可以温暖很多人。

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

杨立超

出生于1993年3月，现就读于四川传媒大学导演专业。

第十三、十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第十四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徐衍

浙江金华人，巨蟹男，

南开大学2011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

小说爱好者，注重精神生活，没有音乐、电影、文字将无法存活。

对于现实有着忽冷忽热的兴趣和反应，努力尝试多种文字风格的创作。

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最小说》《文艺风象》《萌芽》《散文诗》等刊物。

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王秋声

男，青春文学、悬疑文学、儿童文学三栖作者。

在《萌芽》《青年文摘》《格言》《家庭》《男生女生》《怖客》等全国数十家杂志发表作品三百多篇。

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入围奖、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丁威

现就读于郑州大学工学院。

喜欢安静看书，晒太阳的日子，想学铁头哥认真练笔，却懒于提笔。

矛盾、敏感、脆弱、失眠、瞎琢磨构成生活的全部。

希望写出好点的小说给朋友看，渴望美好的爱情。作品散见于《萌芽》等杂志。

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王永强

笔名封尘，生于1992年。小说手艺人，图书编辑，《格言》签约作者。

在《萌芽》《青年文摘》《格言》《知音女孩·新小说》《美文》《读友》

《中学生百科》等杂志发表文章四十余万字。

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十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入围奖获得者。

周苏婕

笔名安谔，1993年出生。喜欢话剧和电影，热衷于剧本和小说的创作。

曾获第十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李晔

生于湖南，现居贵阳。2006年开始小说创作，

曾获“上海文学新人奖”。

小说散见于《上海文学》《青年文学》《山花》《萌芽》《福建文学》等刊物。

第九、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盛开 / 新概念16年
/ 纪念文集 /

作者介绍

陆晓彤

女，笔名小嫣。1991年11月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市，就读于浙江省桐乡市第一中学。喜欢写，偶尔写，坚持写。不想获得什么，只想表达什么，断断续续写着，希望有更多人看到。曾在《中学生百科》《新作文》《创新作文高中版》《作文新天地》《读者校园专供版》等刊物发表作品。第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刘志刚

笔名76楼。在传统刊物和学术期刊发表作品及论文若干。全国青少年主题教育征文优秀奖，第九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且东

曾用笔名俊正。生于广东潮州，现居东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花城》《山花》《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逾百万字。第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任晓雯

生于上海，水瓶座。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毕业。在各大文学期刊发表了大量作品，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见于《人民文学》《钟山》《天涯》《上海文学》《书城》《大家》《长城》《芙蓉》等刊物。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成人组一等奖，二等奖获得者。

周文

出生于四川，现为浙江大学哲学博士生。在各类书刊杂志发表文章数十篇。第二届新浪网性情作文大赛一等奖，第三届香港中大“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第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周语

出生于安徽太和，毕业于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安徽散文家协会理事，天涯社区知名作者，最有潜力的青年散文作家之一。作品散见于《萌芽》《山花》《芙蓉》《美文》《青年文学》等杂志。出版有《指尖流水》《安静》等书。第四、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目录

contents

演员 周苏婕 /155

大头 封尘 /144

洗澡 丁威 /130

雪域恋歌 王秋声 /118

颜色时代 徐衍 /110

氲之门：溅起满纸湿艳艳

局棋 杨立超 /103

哆啦A梦不说话 荣嘉奇 /097

比赛 易建洲 /088

缪之门：白云一点儿也不肯动

沉潜 张慧草 /072

花隆 林浩文 /068

火花 胡子尧 /058

时间从来不喧嚣 潘云贵 /052

矜之门：褪去昼的光与夜的暗

深海 周文 /241

中国意象：千灯图 周语 /228

忆之门：灯花如粒米

我的妈妈叫林青霞 任晓雯 /213

游泳 且东 /208

衍之门：和水的约定如此柔和

朗读课 76楼 /190

不被喜欢的这个人 陆晓彤 /185

猎狗记 李冕 /170

逸之门：盛装舞步的姿态

作家对琚峰先生的拜访 琚峰 /013

百鬼夜行 白婷婷 /035

属于我们心中的那片黑暗 蒋奔 /030

亲爱的洪水猛兽 林丽茹 /022

牙祭 徐岳林 /002

韶之门：半悬着的犬牙

PART 1

韶之门：
半悬着的犬牙

牙祭 徐岳林

亲爱的洪水猛兽 林丽茹

属于我们心中的那片黑暗 蒋奔

百鬼夜行 白婷婷

作家对琚峰先生的拜访 琚峰

文 牙
徐岳林 祭



..... —

母亲第一次进深山时，天空飘起墨黑色的大雨。她后来信誓旦旦地对我说，那种奇怪的雨，她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并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

“这是真真切切的事，雨下得就像雪花一样，轻飘飘的，我还伸出手去接了接，雨水落在手心里黏糊糊的，一下子就化开了，像是墨水泼洒在宣纸上一样。”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还拉过我的手，在我手心里耐心地摩挲出一个圆，“喏，就是这样大小的一片，很奇怪吧，你见过成片下的雨吗？”

我的手心顿时感到一阵痒，好像有几块粗糙的石头在上面不停地划拉。我大概知道了那场雨的形状，但它那黏稠的感觉，母亲却再也模仿不出了。她看着自己的手叹了口气：“以前我的手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像你这样岁数的小伙子，想摸怕是还摸不着呢。”

我在脑子里把这句话过了好几遍，不禁笑了，看着她脸上那块微微的晕红，问：“你刚才说，雨是墨黑色的？”

“嗯，和我这手上的茧皮一模一样。”她咬着牙，用张小泉的剪刀剪去厚厚的茧皮，然后又要把手伸过来给我做演示。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都习惯用张小泉的剪刀，她说，只有那样的锋利，才能够剪去她手上的茧皮。

母亲进山那天，心里很不情愿。那年她18岁，高中刚毕业，心情和现在的我一样郁郁寡欢、惴惴不安。几十年间，人换了一茬又一茬，那些微妙的心情却是大体相同的。唯一有些不同的是，那年头毕业有分配，好歹还有个饭碗拿。但母亲却对她那个被分配到的确定而又稳妥的未来深感绝望。

后来，我的一个宿命论观念很重的朋友听我讲述完我和母亲的事后，抑制不住表达的欲望，滔滔不绝地对我说：“这其实就好比两个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绝症患者，连唉声叹气的力气都想省着，留到最后奄奄一息时用，却还是侥幸地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病情诊断书上。于是，其中一个的诊断书不费多少时间就送到了，是下给家属的病危通知书。而剩下的那个，命运却对他神秘地冷笑着，并不

急于公布谜底，只是装模作样地收起他的化验单，在他的病床前挂上一块宽大的画布，让他永远生活在黎明的天色中——他总是觉得它要亮起来了，但其实永远差那么一段时间。他所能得到的也只是一句‘还需要再观察’，然后，他就会继续在日复一日的奄奄一息中，抱着虚无的幻想。其实，最终两个人要面对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其中一个较早地被告知了而已。”

那场并不令人感到舒服的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帮了母亲忙的。因为她可以指着墨黑色的天空，理直气壮地对我阿婆说：“这么大的雨，实在走不了。”

那天，她第一次喝了酒，是阿婆特意去镇里的长街上打回来的。在宣桥镇，凡成年的子女第一次出远门，父母必要给他们敬一杯送别酒。这是古老习俗里少有的长辈给晚辈敬酒的礼数。

母亲很是受宠若惊。所以，当阿婆眯着眼，对她说酒喝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她很自然地忽略了这句话。她还是不紧不慢地用纤细的手指捏了几粒五香花生米在嘴里，一面津津有味地嚼着，一面又往自己的酒盅里倒满酒。她倒酒的时候，手指轻轻弯曲着，勾着酒瓶的小臂，像是挽着爱人的手。清冽的酒水细线般注入酒盅里，映出她摇晃着的微红的脸。

酒喝得差不多了，阿婆眯着眼把话又重复了一遍。母亲依旧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的大雨，似乎下定了决心：“雨太大了，等停了再去也不迟。”

“不成。”阿婆干净利落地将母亲的话拦腰切成两截，还是眯着眼，直勾勾地盯着母亲。

雨开始越下越大，不停地飘落在青石板上的积水里。一朵又一朵墨色的水花以极快的速度次第开放。母亲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这诗意的景色。空旷的老屋里寂静无声，只有一个人死死地盯着另一个人，而“另一个人”则若无其事地把头扭向窗外。

“那我要再去收拾收拾东西，看还有什么落下了的。”母亲继续着她的迂回

之策。这次，阿婆没有再回答她，她直奔厨房，抄起一根烧火棍就向我母亲扑来。

很多年后，母亲还能想起那天回响在她耳畔的飒飒风声。母亲是个小个子女人，在这一点上，她有着阿婆的先天遗传。于是，那天的宣桥镇长街上，正在屋檐下惊叹着议论那场奇特大雨的人们，会同样惊叹地看到，一个精瘦的小个子女人，抄着一根烧火棍，风风火火地追着另一个背着大包小包的小个子女人。两个小个子女人一前一后在雨中狂奔，一个躲闪敏捷，一个健步如飞。

到了长街拐角处，靠近长途中巴车停靠站的地方，精瘦的小个子女人突然收住了脚步。人们以为她是后劲儿不足，追不上了。没想到，她居然定了定神，目测着距离，喘着粗气，把手中的烧火棍像掷标枪一样稳稳地投了出去。人们惊愕的目光随着标枪的抛物线轨迹，落在了那个跑在前面的小个子女人身上。

就在烧火棍即将命中猎物的电光石火间，一双凸着青筋的大手让它纹丝不动地停在了半空中。屋檐下的人们这才松了口气，而我母亲则趁机蹿上了一辆中巴车逃之夭夭。

那个接住我阿婆烧火棍的人就是我大舅。那天，他正在中巴车站边的供销社里晃悠着躲雨，突然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喊自己的名字，紧接着就看到自己的妹妹呼啸着从身旁掠过。

母亲从小时候起就这样直呼我大舅的大名。她那时还扎着两条羊角辫，喜欢跳着脚、扯着尖尖的嗓子冲我大舅喊：“公权，公权！”乍一听，很有一番知识分子围在街边谈自由、要民主的架势。我大舅对这样的不敬行为倒是毫不介意，他唯一介意的一件事是念书。

那时，整个宣桥镇能上得起学的人家不多。不知为何，阿婆自己虽然一个字也不识，对教育事业却尤为重视。她把这个人眼红的念书机会留给了我大舅。此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大舅经常学母亲的惯用肢体动作，跳着脚，高声嚷：“凭什么全家人都在家干活，要我一个人去念书，不公平，不公平！”那架势也像极了扛着标语到处伸张正义的民间斗士。

我能够理解我大舅，他天生就是这样的人。人家晕车晕船晕机，他是晕书，一看到书上密密麻麻的大字小字就会犯迷糊。后来，我阿公在银行里升了职，从前台坐班的变成后台数钱的，家里人就都能念上书了。我大舅对斜挎着书包的母亲说：“别老拿着那包东西在我面前瞎晃悠，那玩意儿看着扎眼。”

我大舅最感兴趣的事是种地。每次下到田里，脚底板触碰到松软的泥土时，他心里都会产生一种难以言表的喜悦之情。干活干到最得劲儿的时候，他甚至想俯下身去亲吻这块只属于他的土地。他一直把它当作自己的王国，而他就是这个王国里唯一的王。在这个唯一的王身上，阿婆烧火棍更新换代的速度变得非常快，每次都得劳驾它亲自送我大舅去上学。

每当阿婆掷出手中的烧火棍时，我大舅就会很灵巧地穿过后院的两亩三分地，哧溜一声，消失在一片绿荫中。再后来，他干脆不跑了。积累了无数次的经验，他已经能够很娴熟地接住从各个刁钻角度掷过来的烧火棍。

除了接烧火棍以外，挑水也是一天中让我大舅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当母亲和我二舅还在后面颤颤巍巍地抬着一桶水，哼哧哼哧喘粗气的时候，我大舅已经多跑了一个来回。这时母亲会很不失时机地招呼我大舅：“公权，公权，快来搭把手，晚上那份煎黄豆归你。”

我本来应该还有两个姨母的。我母亲出生之前，上面有两个姐姐，可惜都夭折了。对此阿婆一直耿耿于怀，她把这视为她自 18 岁起执掌家政的一大遗憾。在一直想生男孩的远亲近邻们眼里，阿婆名号下面有两个男丁，已然是幸中之幸了。但阿婆并不满意，她认为自己帐下还缺一个女丁，不然将来老了卧床卷席的时候，谁来给她洗衣做饭，谁来伺候她饮食起居？阿婆这样追求完美的性格，一度使得沉迷于星座学说的我怀疑她极有可能是处女座。

为了实现求女的愿望，阿婆像历年求雨时一样，虔诚地进入了一个施善者的角色，隔几天就在院落外面的空地上施粥，逢上皇历吉日还会给叫花子们做叫花鸡。此举让整个宣桥镇的叫花子们都激动不已，纷纷慕名来到阿婆家。一来二去，

院落里的叫花子越来越多，并且以此为根据地，长期盘踞着不走。

这天，阿婆做好了叫花鸡正要分给众人，领头的老叫花居然伸出两根手指小心翼翼地吧牙边的菜叶刮去，并且提出要求，要吃点儿清淡的，原因是这几天油水进得太多，得醒醒胃了。拜阿婆所赐，叫花子们原来满口的黄牙都不见了，现在也不管男女老少，只要咧开嘴笑，都会露出一口白牙。

阿婆在心里默念着客人上门就是佛祖上门，以她难得的耐性又做了一大锅稻香粥。老叫花抿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正宗的稻香粥要煮到九分熟才好喝，还应该再打两个荷包蛋才好配粥，粥太烫了也不好，最好再来一壶老黄酒，酒要温过才入味。”老叫花这一口气携带了太多物什，阿婆沉默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勃然大怒道：“你们倒是比我还规矩多！”说着就要去厨房摸索点儿什么。众叫花见势不妙，这才化整为零，四散而逃。

最终，阿婆还是决定去拜关帝庙。宣桥镇唯一的关帝庙建在长街的北角。守庙的庙祝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子，常常自诩是本镇的通灵老。对此我阿婆很不同以为然，她指着老头子的鼻头说：“你要是通灵老，我就是解梦婆。”

每一个慵懒的午后，老头子都会蹲在关帝庙的门槛前给人说书：“年轻时，有一回，日本人的飞机来炸宣桥镇，当时整个镇子都被炸得千疮百孔，唯独我这关二爷庙毫发未伤，当真是奇哉怪哉。各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老头子说完，摇了摇麦秆扇，拿眼睛瞅着众人。见大家疑惑，又挖了挖耳朵，对着眼前的功德箱努努嘴。众人这才知道他的意思，投了铜板，听到了接下来的故事。老头子摇头晃脑，用唱戏的语调娓娓道来：“当天晚上，关二爷就托梦于我，当是时，那些炸药险些落进大殿里，全被吾一刀劈开，可笑鼠辈敢尔，炸吾庙宇。”

老头子的戏还没唱完，就被几个家住关帝庙旁的老头扯住了须发：“好呀，原来我家本不该挨炸的，都是给这杀千刀的劈来的！”

阿婆不管这些糟老头子怎么闹腾，她只信里面那尊铜像。她在“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的牌位前跪下，额头一次又一次重重地磕在蒲团垫子上，

然后万分紧张地抽了一根求福签。老庙祝盯着签子看了半晌，含糊不清地说：“唔，你这回会得一女，不过此女将来定要破一面相方可平安，要紧要紧。”

听说终于有了女儿，阿婆喜出望外，当即还了愿，回了家。后来，就有了我母亲。母亲长到 18 岁时，五官标致，笑的时候总会露出嘴角的一颗虎牙。如果按现在的话说，母亲应该算是个标准的早恋分子。她被分配去山里之前就和镇上的一个泥瓦匠好上了。对此，阿婆的态度很是坚决，她当着族里众人的面公开表示，要把这段所谓的感情掐死在摇篮里。于是，她托人把母亲扔去山里教书。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件事或许还不用她老人家亲自动手，因为三个月后，那个泥瓦匠就不慎从空心楼板上掉下来一命呜呼了。阿婆对于自己的先见之明很是得意，在心里深深地给自己记了一笔。

无论母亲如何不愿意，她毕竟还是上路了，在一个奇怪的雨天，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坐上了一班长途中巴车，向着深山最深处一路奔去。

..... 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自己只要一躺下，左腮某颗牙的牙根深处就一阵阵地发痒。有时候，痒实在是一种比疼还让人难以忍受的奇怪感觉。而我摆脱它的唯一方式就是不停地磨牙，不让牙齿有片刻的歇憩，靠着摩擦把那种深入骨髓的感觉消耗殆尽。渐渐地，只要牙齿一发痒，我就会忍不住去磨，在牙尖与牙尖碰撞的刺激中寻找酣畅的愉悦感。

我磨牙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尖厉，像是有什么人用长而尖的指甲在生锈的铁皮盖子上来回划拉，那声音简直令人不寒而栗。一到晚上，我就捂紧被子，闷住双耳。然而，令人战栗不止的划拉声还是能够透过厚厚的棉被刺入耳膜。我索性开始睡得越来越晚。

若雪经常对我的睡眠絮絮叨叨，说什么年轻人晚睡容易猝死，过了零点还没睡着，肝脏就不能排毒，若是再迟些，脊椎就不能造血，诸如此类，纷繁复杂。

我对猝死这件事并不介意，我介意的是若雪说的另一点——晚睡影响腿骨生长。若雪把身高一米八以上的称为八零后，那是她最满意的身高。按这个标准，我恐怕无法迈入八零后一列了，彼时彼刻我还在七零后的门槛前苦苦挣扎。

我和若雪很多年前就认识了，但却算不上是好朋友，或者说，若雪可能把我当朋友，而我却并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需要有人陪着说话，仅此而已。

我第一次见到若雪，是在我家附近的一个老年疗养院里。疗养院的上镜率很高，经常有成批的大学生过来做志愿服务，我的主要业务就是给他们当向导。大学生们做完志愿服务后，会给疗养院里的孤儿送去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零食和物品。每次，我都能成功地被认作疗养院孤儿。那些热情而又无知的大学生硬塞过来的东西，是我获取零花钱的重要来源。

若雪当然是疗养院名正言顺的常住人口，她和那里的老头老太太们一样，有一头银白色的长发。唯一有些不同的是，若雪的白发不需要时间的催化剂，她的白发是天生的。其实不只是头发，她的皮肤也是雪一样地白皙，就好像冬天刚在雪堆里痛快地打过滚儿一般。看着若雪，有时候，我会搞不懂那些整天叫着喊着要美白的女孩，我经常想，假若有一天，她们真的拥有了这样的皮肤，她们会是怎样的反应。

那天，我正像往常一样坐在疗养院的食堂里，和老头老太太们愉快地共进午餐。到了喝紫菜蛋花汤这个步骤时，长椅上那台音量忽高忽低的劣质黑白电视机突然发出一声剧烈的呵斥：“白素贞，你往哪里跑！”紧接着，真就有一道白色的影子如鬼魅般从我身旁掠过。

我勉强咽下一口汤，放下碗，擦了擦眼睛，怀疑自己是否产生了幻觉。我正僵直地坐在长椅上杯弓蛇影的时候，又有一群人从我身旁跑过，其中一个还重重地撞到了我的肩。这一撞让我回到了现实，那口才刚咽下的汤一下子又呛到了气管。幸好今天的紫菜蛋花汤没放辣椒，我这样想着，忽然间有种隐约的预感，觉得外面可能会有什么事发生，于是也跳下长椅跟了出去。